

语言迁移的定义、分类和发展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往往需要学习与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际。人们在学习与使用多种语言时，母语会影响后学的语言，后学的语言也会影响母语，这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也称为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本书使用“语言迁移”这个术语，但在介绍前人的研究时使用原作者的术语。

为了便于读者深入了解语言迁移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本章介绍语言迁移的定义、分类，并回顾语言迁移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

1.1 语言迁移的定义

Odlin & Yu (2016) 讨论了transfer一词的历史起源，认为transfer一词来自拉丁语trans(意为over)和ferre(意为carry)。具有“跨语言影响”意义的英语词语transfer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¹，而非20世纪50年

1 Odlin & Yu (2016: 5) 指出transfer可能首次出现在Whitney (1881) 的文章中。

代才出现在Weinreich (1953) 和Lado (1957) 的著作中。另外, 在20世纪早期, Sapir (1921) 和Jespersen (1922) 就使用transfer一词来说明跨语言现象。这些语言学家使用transfer时均未提及任何心理学理论。也就是说, 二语习得领域中语言迁移的理论基础并非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

尽管如此, 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 研究对语言迁移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Weinreich (1953) 讨论了同一人群交替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情况, 即语言接触, 强调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的“干扰”(interference)¹现象就是由语言接触引起的、在双语者/多语者的讲话中存在的、偏离说话者所掌握的任一语言的言标准的情况。或者说, 由于外语(准确地说应该是另外一种语言)元素进入高度结构化的语言域而引起的原有语言模式的重新调整²。需要注意的是, Weinreich (1953) 对语言接触和双语现象的讨论是广义上的, 不考虑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 即不考虑语言距离。这里的双语可以是两种语言, 也可以是同一语言中的不同方言或同一方言中的不同变体。Weinreich认为, 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形式差异和模式差异越大, 学习问题就会越多, 可能发生干扰的领域也就越多。因此, 分析干扰现象的前提是采用对比分析方法, 对接触的语言中每个域(如语音、语法、词汇)之间的异同都进行全面的描述。Weinreich (1953: 7) 用transfer一词表示说话者的言语中出现不属于某一语言系统的元素的情况。也就是说, 迁移是语言干扰的表现形式之一。Haugen (1953) 研究了挪威语中借用英语的情况, 将语言借用(borrowing) 定义为说话者尝试将从另外一种语言中学来的模式应用到自己的语言中, 认为借用影响的是双语者的母语, 而不是双语者学习的目标语(实际上就是二语对母语的反向干

1 Ringbom (1987: 46) 指出“干扰”这一术语源于布拉格学派, 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语言研究领域。

2 Weinreich (1953) 提及“干扰”的双向性, 参见Dulay & Burt (1983)。

扰)。而Dulay & Burt(1983: 56)认为,虽然定义、功能以及提供的证据有所不同,但是Haugen(1953)的“语言借用”和Weinreich(1953)的“干扰”指的是相同的语言现象。

Lado(1957)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同样采用对比分析方法,强调母语和二语比较研究对教学的重要性,讨论如何对语音、语法、词汇、写作以及文化行为系统进行比较。Lado指出,学习者有可能将其母语和本族语文化中的“形式和意义,以及形式和意义的分布特征”迁移到外语和外语文化的使用(包括产出和理解)中。对于学习者而言,与母语相似的外语更容易学习,反之则更难学习。

到20世纪80年代,语言迁移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成为二语习得研究中必须考察的现实问题和中心问题(Gass & Selinker 1983)。同时,也有人对“干扰”这一术语和对比分析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Kellerman(1983: 113-129)认为,就母语对二语的影响而言,“干扰”只是冰山一角,“迁移”这一概念同样充满争议,它不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语言现象,而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过程。Corder(1992)使用“母语的作用”替代迁移和干扰,认为干扰现象实际上是母语抑制和阻止目标语某种特征的习得,或使目标语某种特征的习得更加困难(*ibid.*: 19)。母语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应该避免使用或者谨慎使用原始迁移理论的相关术语,以免造成混淆和片面的认识(*ibid.*: 20)。迁移是从包含母语隐性知识的心理结构到分离的、独立发展的目标语知识的过程,迁移的影响总体而言是“启发性的、易化性的,在(学习者的)发现和创造过程中起帮助作用”(*ibid.*: 24)。

随着对术语规范问题认识的逐步加深,很多学者意识到有必要确定一个相对中立且较为统一的术语,以囊括相关的语言现象。在此背景下,Kellerman & Sharwood Smith(1986)提出了“跨语言影响”¹这一术语,

1 有学者认为“跨语言影响”这一术语也存在问题,见Jarvis & Pavlenko(2008: 4)。

以便涵盖“迁移”、“干扰”、“回避”(avoidance)、“借用”，以及其他与二语相关的语言磨蚀(language attrition)。Odlin(1989: 25)也指出“迁移”这一术语存在问题，认为不应简单地把迁移归纳为“只是习惯形成的结果、干扰，以及对本族语的依赖或者仅限于本族语的影响”，并提出了“迁移”的操作定义，即“目标语与之前(未完全)习得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产生的影响”(ibid.: 27)。

无独有偶，基于对学习者的过渡语(interlanguage，又译为“中介语”)的研究，Selinker(1992: 208)认为：“最好将语言迁移视为与跨语言影响(之前习得的语言知识的影响和使用，通常但不仅仅包括母语知识)有关的一整套行为、过程及限制条件的统称。之前习得的语言知识与目标语输入以及各种普遍的新特征以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有助于构建过渡语。”Selinker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和研究背景，对迁移的操作定义是“母语中的某种模式重现于过渡语中，且具有统计学意义”(ibid.: 201)。

结合Odlin(1989)和Selinker(1992)的观点，Jarvis(2000a: 252)给出了母语迁移的操作定义，即：“对语言学习者的过渡语和母语的某个语言特征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如果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或概率关系，那么这种现象就可以定义为母语迁移。”而R. Ellis(2008: 351)把这一母语迁移的操作定义扩展至语言迁移中，即：“对语言学习者的目标语和任一之前习得的某个语言特征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如果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或概率关系，那么这种现象就可以定义为语言迁移。”与此同时，Jarvis & Pavlenko(2008: 1)认为，跨语言影响指某人(人们)所掌握的一种语言的知识对其所掌握的另外一种语言的知识或使用产生的影响。

1.2 语言迁移的分类

除了语言迁移的定义问题，语言迁移的分类也是很多研究者要发现和解决的难题之一。由于语言迁移自身的复杂性，想要对其进行统一的、全面的分类实属不易。

早在20世纪50年代，Weinreich (1953) 就指出了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的“干扰”现象，认为迁移是语言干扰的表现形式之一，并把干扰分为三类：语音干扰 (phonic interference)、语法干扰 (grammatical interference) 和词汇干扰 (lexical interference)。语音干扰指双语者将次要语言系统中的某个音段等同于其主要语言系统中的某个音段，并且在发音时使用主要语言系统中的语音规则。语法干扰包括：1) 在说或写语言B时使用语言A中的语素；2) 将语言A中的语法关系应用到语言B的语法中，或者忽略了语言A中没有相应原型的语言B的语法关系；3) 语言B中某语法的功能受到语言A语法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扩展或减少)。词汇干扰包括：1) 词语的直接迁移；2) 同源词的语音调整；3) 受某语言影响，词语用法得到扩展。

Ringbom (1987) 研究了二语产出和理解中的跨语言影响，在讨论二语产出中的跨语言影响时，按照学习者是否感知到跨语言相似性 (crosslinguistic similarity)，将跨语言影响分为“显性” (overt) 和“隐性” (covert) 两大类。显性跨语言影响包括迁移和借用，其中，迁移并不是指母语的某表层形式直接进入二语，而是指二语中的某种模式被认为与母语中的某种模式相同或相似，因此在使用二语时，母语程序或单独发挥作用，或与二语程序一起发挥作用；借用只发生在词汇层面，并且可能并非由知识空白引起，而是由控制不足造成。Ringbom进一步指出，迁移和借用构成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两极之间还包括同形异义词等其他词汇现象。隐性跨语言影响指语言使用者由于没有感知到母语和二语之间的相似性而使用母语程序弥补二语知识空白。这种跨语言影响与

回避有关。该研究还讨论了正、负迁移，以及母语之外的语言所产生的影响。

Ringbom (2006: 2) 认为语言迁移或者跨语言相似性在人们的语言学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语言)学习而言，相似是基础，差异处于次要地位。学习的自然过程就是在新任务和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从时间先后来看，对相似的感知总是出现在对差异的感知之前，只有当新旧知识无法建立相似联系时，差异才产生作用。另外，任何差异都是以潜在的相似性(即可比性)为基础的。Ringbom认为差异和相似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跨语言相似性构成一个连续体。相似关系(similarity relation)指的是目标语中的某一条目或模式在形式或意义(功能)上与学习者的母语或已经掌握的其他语言相似。在语言学习初期，学习者自然倾向于在目标语和母语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对比关系(contrast relation)指目标语的某一条目或模式与学习者母语的某一形式或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尽管两者之间具有潜在的相似点。零关系(zero relation)并非意味着目标语和学习者母语之间没有任何相似点，它强调的是某种结构或特征只存在于母语或目标语中。Ringbom还区分了客观相似性和主观/学习者感知相似性，前者指语言学家进行跨语言研究时对目标语和学习者母语之间异同点的分析，后者指主观认定或学习者感知的异同点。与客观相似性相比，主观相似性概念较为模糊，而且夹杂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因此较难确定。这两种相似性在语言迁移中都会产生作用，都应受到重视。Kellerman(1977)使用“心理类型”(psychotypology)表示学习者主观感知的语言距离，认为直接作用于迁移的是这种主观语言类型，而非客观语言类型。

Ringbom(2006: 54)认为语言迁移可以分为三类，或者说语言迁移表现在三个层面上：条目层面(item level)、系统层面(system level)和总体层面(overall level)。就条目层面而言，由于逐条学习的原则存在于语言的各个领域(语音、形态、句法、词汇、短语等)，因此条目迁

移不仅涉及词语,还涉及音段、语素、句法成分或者短语。Ringbom (2006: 55) 认为Corder (1983) 使用的“借用”这一术语与条目迁移大体相似,而这种迁移背后的跨语言相似性是学习者感知的目标语与原语言之间的形式相似性和相应的功能或语义相似性。系统迁移指母语中抽象的信息组织原则发生迁移,因此系统迁移也可以称为程序迁移 (procedural transfer)。学习者将母语中的原则应用到二语中,在程序迁移中,学习者不一定能感知到跨语言形式相似性。程序迁移一般都是母语迁移,或者是从另外一种学习者熟知的语言(即强势语言)向学习者不熟悉的语言迁移。另外,因为两种语言的功能和语义难以完全一致,所以语言产出中的程序迁移一般都是负迁移(语言理解中的程序迁移也是如此)。Ringbom (2006: 56) 又将程序迁移细分为抑制性迁移 (inhibitive transfer) 和干扰性迁移 (intrusive transfer)。当学习者母语中没有目标语的某个特定结构时,学习者在二语产出中常表现为少用 (underuse) 或回避,这就抑制或阻碍了学习者学习和正确使用新的二语词语和结构,这时就发生了抑制性迁移。干扰性迁移指的是学习者在二语学习中错误地使用基于母语的条目和结构。总体迁移是一个涵盖性术语,取决于单独条目的形式相似性和条目背后系统之间的功能对等程度,以及学习者能够从总体上对两种语言条目和系统之间的跨语言相似性的感知程度。另外,总体迁移在语言理解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且一般对语言学习具有积极作用。

Jarvis & Pavlenko (2008) 总结了前人对迁移分类的贡献,并从10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分类,详见表1.1。该分类体系能够帮助研究者厘清不同迁移类型之间的关系。

表 1.1 10 个维度上的语言迁移类型 (Jarvis & Pavlenko 2008: 20)

语言知识 / 使用领域	方向性	认知层面	知识类型	意向性	方式	频道	形式	表现	结果
音系迁移	正向迁移	语言层迁移	内隐迁移	有意迁移	产出型迁移	听觉迁移	言语迁移	显性迁移	正迁移
正字法迁移	反向迁移	概念迁移	外显迁移	无意迁移	接受型迁移	视觉迁移	非言语迁移	隐性迁移	负迁移
词汇迁移	侧向迁移								
语义迁移	双向/多向迁移								
形态与句法迁移									
语篇迁移									
语用迁移									
社会语言迁移									

语言知识/使用领域 (area of language knowledge/use) 包含了传统语言迁移研究的主要领域, 例如, Odlin (1989) 主要考察了语音、音系、正字法、词汇、语义、形态与句法、语篇、语用和社会语言等迁移类型。实际上, 由于研究者对语言知识/使用的定义和分类不同, 该维度包括的迁移类型也不尽相同。方向性 (directionality) 指迁移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作用方向。根据这个维度, 正向迁移 (forward transfer) 指先习得语言对后习得语言的影响, 包括从母语到二语、从二语到三语的迁移等; 反向迁移 (reverse transfer) 指后习得语言对先习得语言的影响, 包括从二语到母语、从三语到二语、从三语到母语的迁移等; 侧向迁移 (lateral transfer) 特指在母语之后习得的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 也称为过渡语迁移 (interlanguage transfer)。认知层面 (cognitive level) 的划分为传统语言迁移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在认知层面上, 语言迁移可以分为语言层迁移 (linguistic transfer) 和概念迁移 (conceptual transfer), 前者属于传统的语言迁移研究, 主要关注语言形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 而后者突破了传统语言层面研究的范围, 试图解释语言学习者所掌握的各种语

言在大脑中的互动情况和方式，注重分析语言形式和结构背后的心理概念之间的联系 (Jarvis & Pavlenko 2008: 61)，考察概念范畴和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 (即影响) (详见本书第九章)。知识类型 (type of knowledge) 包括内隐 (implicit) 知识和外显 (explicit) 知识。内隐和外显语言知识的区分对跨语言研究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两种知识与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多种语言的储存和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内隐迁移和外显迁移研究需要使用能够同时考察内隐和外显知识的研究方法，以发现两者的差异。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这一维度包括有意 (intentional) 和无意 (unintentional) 两种语言迁移类型，前者将语言迁移视为一种交际策略，后者是两种语言成分之间形成的心理联系的结果。方式 (mode) 维度是就传统的语言技能而言的，即听、说、读、写，其中听和读属于语言接受，说和写属于语言产出，我们可以从接受和产出两个方面研究语言迁移。频道 (channel) 包括口头/听觉和视觉/书面/手工，这种分类主要用于区分涉及口语和涉及写作或其他非言语交际的不同类型的迁移。形式 (form) 指言语表现和非言语表现的区分。根据表现 (manifestation) 这一维度，语言迁移可以分为显性迁移和隐性迁移。结果 (outcome) 这一维度用于区分正迁移 (positive transfer) 和负迁移 (negative transfer)。

本书在设计各章内容时，主要参照了语言知识/使用领域和认知层面这两个维度，从第四章到第八章都属于语言层迁移研究，包括语音迁移、词汇迁移、语法迁移、语篇迁移和语用迁移，而第九章则聚焦概念迁移研究。在各章中主要按照方式维度 (产出型迁移和接受型迁移)、方向性维度 (正向迁移和反向迁移等)、结果维度 (正迁移和负迁移) 等对迁移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综述。

1.3 语言迁移研究的发展阶段

Jarvis & Pavlenko (2008) 按照语言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将语言迁移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 第四阶段从21世纪开始至今。需要注意的是, Jarvis & Pavlenko (2008: 8) 强调这四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并不清晰, 且有的阶段是相互重叠的, 而不是泾渭分明的, 因为许多研究主题和内容会持续到下一阶段。

第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语言迁移被视为影响其他过程(如语言习得、语言使用、语言的心理和文化等)的因素。也就是说, 语言迁移被视为一个解释、影响因素或自变量来进行识别和研究。在这一阶段, 语言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识别迁移实例, 尤其是由母语影响造成的学习者错误; 2) 界定迁移的研究范围, 特别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研究范围; 3) 量化迁移的影响, 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 语言迁移造成的错误比例。该阶段最初的研究主要识别在语言习得和语言变化中发挥干预作用的语言迁移实例, 之后的研究多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 将语言迁移作为自变量进行考察。

到了20世纪60年代, 一些研究成果(如Selinker 1969) 标志着第一阶段的语言迁移研究内容已经悄然变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 第二阶段的语言迁移研究正式拉开帷幕。这时, 语言迁移被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过程, 即受其他自变量影响的因变量来进行研究。除了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外, 第二阶段的研究还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1) 证实迁移影响; 2) 语言迁移的来源和引起迁移的因素; 3) 语言迁移的制约因素; 4) 个体学习者层面的语言迁移的选择性; 5) 迁移影响的方向性。本书第三章到第九章主要涉及以上这些内容。

第二阶段的迁移研究至今尚未结束,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第三阶段的研究已经开始。第三阶段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日益重视对语言迁

移理论的构建，旨在构建、解释并使用实证方法考察语言迁移运作的心理构念和过程，或者从社会、情境等角度解释迁移现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提出理论模型，解释何种类型的迁移如何、为何、何时出现；2) 提出具体的、可验证的迁移假设和/或对假设进行验证。

进入21世纪，在第二、三阶段研究的过渡期内，第四阶段的迁移研究已经初见雏形。第四阶段的研究主要从神经生理角度展开，旨在研究不同语言在大脑中的储存方式和工作机制，特别关注双语者或多语者的语言使用情况。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绘制语言如何获得、储存和加工的脑电图；2) 获取人类长时记忆中跨语言神经连接的直接证据；3) 获取大脑中不同语言的激活方式，以及双语者或多语者的一种语言知识如何激活和/或干扰其他语言使用的证据。这些研究大多依赖脑电技术等新科技，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MRI) (如 Jeong *et al.* 2007)、脑电图/事件相关电位 (EEG/ERP) (如 Bañón *et al.* 2014) 和眼动跟踪 (eye-tracking) (如 Flecken 2011)，从全新的角度研究人类大脑中语言的储存和使用情况，开辟了语言迁移研究的崭新篇章。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四阶段的研究刚开始发展，全新的研究内容需要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例如，如何精确地测量大脑中单个音位、形态、词汇、语义、概念、句法、语篇等的心理表征情况，如何准确地掌握储存和提取这些表征的神经生理过程及其连接方式。

1.4 推荐文献

Gass, S. M. & L. Selinker (eds.). 1983. *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Newbury House.

Jarvis, S. & A. Pavlenko. 2008.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Kellerman, E. 1995.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Transfer to nowhere?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5: 125-150.

Odlin, T.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ngbom, H. 2006. *Cross-linguistic Similarit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